

胶东传统彩塑艺术的追梦人

柳华东

陈雨露，是栖霞市庄园街道陈家村人，一个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民间艺人。他自小随作为胶东彩塑第三代传人的父亲学习胶东古老的彩塑技艺。

经过二十年的研究创作，陈雨露不仅继承了传统的民间彩塑工艺，更在材料、技法及表现形式上大胆创新，突破了传统的“三分塑，七分彩”的局限，注重刻画细节，形象塑造大胆夸张，个性鲜明而丰满。在表现手法上，他还广泛吸收了胶东当地的剪纸、戏剧、年画、面塑等民间艺术的营养元素，又融入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，符合了现代人的审美情趣，既传承传统又与时俱进，使古老的胶东彩塑艺术焕发了新的生命力。

他的《上梁大吉》，完全取材于胶东农村建新房上大梁的地方风俗。在胶东，上大梁是农村建新房的一项重大仪式，亲朋都要前来祝贺，上大梁之时，木匠和石匠都要在梁上抛撒小饽饽和糖果，街坊四邻都会前来抢饽饽、糖果，以示庆贺。陈雨露就是抓住这一极富民间习俗风味的上大梁瞬间，创作出了极富生活气息的彩塑作品《上梁大吉》。整个作品朴实浑厚，方寸之间浓缩如此丰富的生活真味，把胶东民俗刻画得栩栩如生。

生活中的点滴为陈雨露的彩塑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，这些素材又因为来自于生活而呈现出特别的活力与无穷的魅力。他以果都农民秋收为题材的作品很多，恰恰就是反应果都栖霞农民的丰收景象，其构图往往夸张风趣而又不失现实主义风格。在《苹果熟了采摘忙》的作品中，男女主人公都憨厚朴实，他们洋溢着幸福的情感都通过那咧开的大嘴，那一口略显夸张的大门牙得到很好地体现。苹果筐、周围鲜亮的大苹果，都以写实的风格体现了栖霞果农的生活特色。同样的素材，在《旺财苹果》中，两个抬着空苹果筐的果农夫妇，一样咧着幸福的大嘴，丰收后的满腔喜悦都溢于言表。这些朴实憨厚而幸福满足的丰富表情，无疑是生活中捕捉到的细节，也就有着极强的审美效果，极强的感染力。

陈雨露称，初期研究创作，很艰苦，没有经济收入，街坊四邻也认为他不务正业。现在回忆起来，他仍唏嘘不已。

当初他为了筛选出合适的制作材质，四处寻找合适的泥材，并认真研究陶制知识，努力寻找最佳材质制作方法。为了在专业知识上补上短板，他四处求教民间艺人，多次向高校的专业老师学习，把胶东民间的剪纸、年画、戏剧、面塑艺术与彩塑融为一体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。同时，努



力丰富相关美术雕塑的理论知识，并时刻关注国内外美术雕塑方面的动态。正是这样的努力，他的彩塑工艺既能

师承传统，又能不拘泥于传统，在创新中求发展，以清新自然的创作素材与精湛的工艺，赢得了人们的关注与赞誉。

抹不去的记忆



王学礼

眼下集市上摆摊卖梨的人很多，每次看到黄澄澄的大洋梨，我就想起了儿时那段不光彩的往事。

有一年夏天，村河东岸果园里的大洋梨熟了，有人拿钱去买，一角钱2斤，馋得我行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梦见套知了杆子头上的马鬃扣，变成了一个小布兜，我站在果园的篱笆外，把杆子向里一伸，小布兜对准大洋梨下垂的头部，一兜一拉，大洋梨就乖乖地跟我走出了果园，我高兴得从睡梦中醒来。

第二天，我就改装了杆子，头上绑一个用旧铁丝曲成的周长约8-9厘米的铁圈，铁

圈上用线缝上一个长约12-14厘米的用破衣服袖做成的小布兜，趁中午看园人回家吃饭的时候，我扛着杆子，叫上大强和小春两个小伙伴，穿过村东的小树林，来到一果园的篱笆外，迫不及待地吧杆子向里一伸，就开始套梨。一套一个，百发百中。

正当我们得意忘形地返回的时候，突然发现看园人正在河里洗澡，衣服脱在河沿上，大强和小春吓得直往后退，我用手示意叫他俩趴下，便蹑手蹑脚地摸过去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的衣服，挂到了果园门口的篱笆上，然后，我们就带着战利品大摇大摆地从桥上过了河，躲在村东的小树林里，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又香又甜的大洋梨。

我吃得肚子隐隐作痛。大强吃得直打饱嗝。小春用双手拍打着鼓绷绷的小肚子说：“明天咱还来。”听了小春的话，我们仨，禁不住“哧哧”地笑出了声。

转眼间40年过去了，我常常后悔当年不该偷吃集体的大洋梨，不该偷藏看园大叔的衣服。虽然前些年，我跟大叔见过几次面，或许是成人的矜持，或许是岁月的隔离，我始终没有当面向他说声“对不起”。然而，我内心的愧疚之感总是挥之不去，久久不能忘记。

难忘离别的日子



刘吉训

离别的日子越来越近，大家的心情就越发沉郁，神经越发敏感纤弱，留言簿空白的页面也逐渐见底。留言的前后是有细微变化的，同是诚挚的祝福，在离别的日子愈近，表现出的情感更细腻深沉和浓烈。

在那几天里，离情别绪如潮水淹没了一切，冲刷了一切。多年相处，同学之间可能有点小误会，也可能吵过甚至动过手，然而这一切，在此时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啊，随之瓦解冰消。

曾读过许多中国古代描摹离愁的句子，如“离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远还生”“何处合成愁？离人心上秋”。那时感受不浓，体会不深，而真正轮到自己的时候才觉得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的深刻。

如今一别，唯一能留下的便是这笔端流出的真诚字句和数张照片，相信这些东西随着岁月的流转，会成为徐徐清风，令情感世界永远不会为岁月的掩埋尘封。

同学们帮我收拾东西，市区的一位同学，还骑来一辆三轮车。他们把我的行李搬上车，彼此沉默不语，一人慢慢骑，其余人都推着车慢行，那一刻的沉默没有人能打开，也不愿打开，那是情绪的压抑与蓄积，如果此时我们说了分别的话题，如果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准会涕泪横流的。

离别的时间成了倒计时，我跟同学一一握手道别，手与手紧紧拉在一起，互相拥抱，说着再简单不过的话语，鼻头发酸，喉头发紧，我终于流泪了，接着送行的同学都流泪了，这才相信鲁迅的“无情未必真豪杰”。

我上了车后把头探出窗外，同学们也拼命地挥手，拼命地大喊什么，可是我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，在我水雾的视线里，同学的身影渐渐退去，最终消失。

此时，我突然觉得许多东西都已实实在在地离我而去，弥足珍贵却永不再来。

蛙鼓蝉琴

李文毅

蛙和蝉在夏天里，白日里蝉在鸣叫，夜晚青蛙在叫唤。

夏夜里，有蛙声从东面传来，那是东沟的青蛙叫开了。青蛙们一张一合，一唱一和，像是夏夜里的音乐团。白天的时候，孩子们一起去东沟。东沟水多，多有小鱼、小虾，也有青蛙。

不知道是谁的建议，大家一起到东沟去捉青蛙，美其名曰是野炊。有一个叫大瓶的是孩子王，他领着几个大孩子捉了三只青蛙，还有许多小虾。

大瓶带来了一张铁皮，他把铁皮插在地堰上，成了一个简单的灶台。有人开始剥青蛙皮。小孩子被打发去找枯枝落叶。有人点火，大瓶把青蛙肉和小虾搁在铁皮上，还撒了点咸盐。

大瓶拿出一把绿色的小刀，把青蛙肉分割成为一小块，一小块，像肉丁一般，一人一块。那时候，吃过猪肉、牛肉、羊肉、马肉、驴肉，但是还没有吃过青蛙肉。一小块

的青蛙肉成了大餐，我轻轻地把那块青蛙肉填进嘴里，慢慢地咀嚼，味道真不错。后来，我上了学，才知道青蛙是庄稼的好帮手，便再也没有吃青蛙肉的想法。只是在夏夜里，我会坐在村头听着远处的一片蛙声，自己仿佛在一首宋词中。

夏天是最火热的季节。烈日当头，蝉在枝头唱歌，简单的音调，却让乡村的夏天不再寂寞无聊。捕蝉，便是我们夏日常做的事情。我会拿出弹弓，从口袋里掏出一粒黄豆大小的石子，把它捏在皮筋儿中间，右手拿起弹弓，左手用力拉动皮筋儿对准树上的蝉，手在瞬间松开了，石子射向毫不知觉的蝉。很多时候，打在枝上，蝉听到异声，逃之夭夭。也有打中的时候，蝉扑棱扑棱翅膀，从树上掉下来。

